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二十一回 撲天雕火燒萬慶寺 小旋風冤困滄州牢

卻說曇化和尚我相未除，毒心更熾，自去請了金兵到飲馬川，思量即刻踏平山寨，泄了毒氣。誰知緊閉寨門，塞斷山路，並不出戰。焦躁了一日，次早，又到山邊，耀武揚威的搦戰，只不見出來。那些皂隸旗大半去村中撈掠資財，姦淫婦女，曇化又拘束不得。到下午時分，精神厭倦，正要回營，忽聽得一聲炮響，李應、呼延灼、楊林、樊瑞飛下四騎，領著四五百嘍囉，來到陣前。那曇化身軀壯大，騎一匹白馬，手執渾鐵禪杖，有六十多斤重，宛如魯智深轉世，罵道：「你這伙梁山泊殺不盡的殘寇，敢來攪我清淨法門！金朝大兵到此，快下馬受縛！」李應喝道：「殺不盡的禿驢，敢來尋死！」挺槍便刺，曇化輪禪杖來敵。鬥三十餘合，不分勝敗。呼延灼忍不住，提雙鞭助戰。那和尚毫無懼怯，又鬥了多時。那金兵嗚嗚的吹動笳聲，直衝過來，楊林、樊瑞率嘍囉混戰，互有損傷。天色已晚，各自鳴金收兵。曇化退到十里松。

李應等回寨，說道：「那禿廝果然驍勇，我同呼將軍兩個剛剛敵著。」朱武道：「曇化武藝高強，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敵。明日再守一日，不要出戰，只在山上搖旗吶喊，吸住了他。另遣一枝兵，從山背後下去，竟攻萬慶寺。那寺裡必然空虛，先破了他巢穴，再差兩路埋伏。那和尚聞知，必然回兵去救，我這裡追去，必獲全勝。」眾頭領盡皆稱善。李應便請呼延灼、徐晟、呼延鈺、楊林去破萬慶寺，裴宣、蔡慶、樊瑞、杜興分兩路埋伏，自與朱全對陣追趕。分撥已定。

三更時分，呼延灼、裴宣等各引嘍囉下山，楊林引路。裴宣等四人埋伏在寺前二三里之外松林裡。呼延灼等領三百嘍囉到寺門，聽得大殿上做晨朝功課。眾嘍囉把守門打開，一湧而入。寺裡只留得一二十個老弱、裝戒律、強吃齋的禪和子，並些火工道人。逢著便殺，霎時間死橫滿地。楊林就要放火，呼延灼道：「且慢。寺內必有積蓄，搬回山寨，都有用處。」三百多人到庫房、方丈各寮遍處搜尋，若干的陳年好酒、薰臘火肉、魷魚海錯、果品蔬菜、油鹽等物，又有金銀、緞匹、衣服、布帛、銅錫、器皿、米麥、豆麵，不可勝計。裡邊又有一條曲折深巷，黑洞洞的，點了火把照進，有一扇石門。打開看時，內有兩房客室，花竹繽紛，麝蘭氤氳，藏著十來個年少尼姑，二十多個有姿色的婦女。見打進來，都在睡夢裡扒起，衣褲都穿不迭，也有尼姑披著女衫的，也有婦女拖了僧鞋的。見眾人哄進，都跪下哀告道：「我們盡是良家，被和尚拐騙來的，晝夜輪流奸宿，要出去不能勾，求老爺饒命！」呼延灼喚出，教鎖在一間空房裡。把錦帳繡被玩好之物，一齊取出。嘍囉便炊飯煮肉，打開好酒，盡意的吃，都醉飽了，伏在兩廊，專等和尚回來。

卻說曇化復引金兵到山邊，又不見一人，山頂大吹大擂，搖旗吶喊，不覺怒氣填胸。正無可奈何，只見寺裡幾個和尚，滿面灰塵，汗流浹背，如飛的趕來，喊道：「堂領，不好了！一班強盜把寺打破，常住搶光，大眾都殺了。有一個強盜頭現坐在方丈裡，我們幾個因在外巡山，逃得性命，趕來報知。」曇化聽得，頭頂上失了三魂，腳底下走了六魄，忙叫回兵。山上李應、朱全見陣腳動了，知道萬慶寺已破，統兵遣下，喊道：「禿賊，休走！」緊緊追來。曇化無心應戰，到三叉路口，那隊皂旗金兵不顧和尚，從東去了。曇化一發勢孤，只得奔前。將到寺前，一聲炮響，松林裡轉出裴宣、樊瑞、杜興、蔡慶四個好漢，一字擺開，喝道：「快留下驢頭！」曇化並不回言，輪禪杖竟打。後面李應、朱全已是追到，曇化心慌，拖了禪杖衝去。裴宣等讓他過去，只把這些僧兵真如砍瓜一般。曇化將到寺門，呼延鈺、徐晟雙馬飛出，曇化前後不能抵敵，被徐晟一槍刺著右肋，跌下馬來。眾嘍囉拿來綁了。

李應到殿上，一同坐下。呼延灼說：「密室內藏著許多尼姑、婦女，並搜出葷酒等物。」押過曇化來，問道：「你既出了家，當慈悲為本，清淨為心，怎麼貪淫好殺，何苦與我們作對？這萬慶寺是胡太后香火院，受列朝供養，是大宋的土地，是大宋的人民。金兵南來，勝敗未分，你爭先去投順，引兵來攻山寨，是何道理？又暗藏婦女，恣啖酒肉，你也受用得勾了！莫說我們容你不得，就是菩薩金剛，也要努目了！」曇化道：「不必多講，只求速死。」楊林立起，拿刀要砍，李應道：「佛家弟子，不可加之刀刃。有個妙法，送他西歸。」喝令嘍囉把寺中所有之物，盡數搬運上山，放出尼姑、婦女，教他各自認路回家。發放已畢，放起火來，把曇化綁在殿柱上，看看火逼近來。樊瑞道：「你這個和尚，今日圓寂了，可惜沒處尋善智識封龕！我道士竟與你下火。」乃作偈：

曇化曇化，諸善不修，眾惡盡作，朝酣酒肉，高坐蓮台，夜摟婦女，同歸極樂。更好殺人放火，兼會趨炎使作。咦！這回送上三昧神光，掃盡六根齷齪。

又有名賢作詩歎道：

世間何物最堪憎？蠹國殃民莫若僧。

梁武捨身朝見滅，漢明作俑禍旋興。

低眉菩薩慈悲少，努目金剛忿恚增。

更有一般堪惡處，姦淫陰毒罪難勝。

卻說眾頭領俱在寺門立馬觀看，霎時間透上萬道紅光，燄騰騰火趁風威，如金蛇閃掣，眼見得那曇化茶毗了。李應等馬上加鞭，同回山寨，椎牛餉士，大排筵宴慶賀。

正在歡暢之際，忽小嘍囉報道：「有一戴院長要見。」李應忙叫請進。戴宗走到，眾頭領階下相迎，見過禮，就請上坐。戴宗道：「小弟已在岳廟裡出家，百念皆灰。誰知樞密府奏加原職，再三勉強下山，軍前效用，往來傳遞文書，受盡辛苦。及至回京，辭別還山，童貫又苦苦相留，說已題授本宮提點，候下敕命。不料王黼又開邊釁，納了平州守將張穀，金人來責敗盟，郭藥師做了嚮導，分道南侵，直渡黃河，把東京圍住。那朝臣主和主戰，紛爭不已。幸得兵部侍郎李綱力陳守禦，檄河北、河東、關、陝勤王之兵。老种經略相公和姚古、耿南仲之師已屯城下了，差我齎詔各處催促，因此先到大名府。誰道太守劉豫心懷不軌，投順金朝，粘沒喝許他立為中國之主，傾心吐膽，向著北朝。不唯不肯發兵，連各處詔書都焚毀了，將我趕出，還要把我解到金營。我走得快，只是失了詔旨，回京不得，思量到滄州投奔柴大官人。數日前，因浪子宰相李邦彥力主和議，與粘沒喝講定，割了三鎮，再要一百萬金子、五百萬銀子犒師。先在京城內搜括巨室富商的財物，不勾十分之一，就差使臣到各州縣搜括，若有藏匿不獻者，全家處斬。這個旨意傳到滄州，那太守高源正是高廉的兄弟，因前日破了高唐州，害他滿門良賤。柴進撞著冤家對頭，高源要與高廉報仇，湊著奉旨的大題目，要他三千兩金子、一萬兩銀子，哪裡得來？這樣亂世，太祖皇帝的誓書，哪裡還講得起！拿到州裡，三日一比，連家眷同監禁了。我到牢中去看他，再三致囑眾弟兄救取性命，故特到此。」李應道：「柴大官人義氣最重，征方臘回來，雖不會面，書信長是往來。既然有難，豈可不救！煩眾兄弟莫辭勞苦，到滄州走一遭。」就點一千兵，同呼延灼、楊林、呼延鈺、戴宗、徐晟進發，囑托朱全、樊瑞等道：「倘金兵來與曇化復仇，只宜堅守，不可出戰。緩急之間，戴院長往來通信。」戴宗道：「前日，高廉有妖法，宋公明使我去請公孫先生，受盡跋涉。今高源若作妖法，喜公孫先生現在，不勞再請了。」李應道：「戴院長作起神行法，先到滄州，通個信與他，使他安心耐守，我等兵馬在路，還有幾日方到。」戴宗依允，作法先去了。

那高源是狡詐之徒，極有惡才，手段最辣；也曉得飲馬川好漢是柴進舊相識，恐怕來攻城，先把城垣修築，柵木堅牢，城裡城外編著保甲法，盤詰奸細；城門出入，盡用小票照驗，甚是嚴緊。探得飲馬川果然有人馬到來，拽起吊橋，城門闔定，傳令統制、團練等官，領兵各守汛地，又點民兵登城，堆垛石塊、灰瓶等物，晝夜提防。

卻說李應等兵馬到了城下，戴宗來見道：「城內水泄不通，並不容人出入，進去不得。」李應周圍看了一遭道：「城池雖小，卻是堅固，急切難攻。且遠遠圍住，再作算計。」卻說高源全身披掛，親自巡察，吩咐官兵：「不許出戰，只是堅壁清野，待這千賊寇糧盡力弛，方可追他。」李應等一連三日，無計可施。

那高源坐下州衙，傳進兩院節級、牢子，吩咐道：「柴進這廝慣會結連山寇，謀為不軌。向年使黑旋風李逵打死殷直閣，我那大太爺也把他監禁在牢裡，只是下手不早，反被他通著梁山泊賊寇引兵到來，攻破高唐州，全家受害。今是奉旨搜括金銀，並非公報私仇，又約飲馬川餘黨來侵犯，這是背道朝廷，罪在不赦了。我想那些賊寇不過舊日情面，故來搭救。你們今夜將柴進盆吊死了，明早把屍首拋出城外，他們見柴進死了，難道真有甚麼生死交情？自然敗興而回，我自用計擒他。速速下手，不可遲誤！天明立等回話。」節級、牢子領了鈞旨下廳。

那兩院節級姓吉，名孚，為人仁恕，雖在公門，肯行方便。心裡沉吟道：「那柴大官人是個金枝玉葉，仗義疏財，真是好男子。州官將奉旨為名，明是要報私仇。今夜要害他性命，如何下得！眼見天下大亂，這州官的冰山也將次倒了。何不救了他，卻是一樁的老大陰鷲！」以口問心，算計定了，就穩往小牢子，說道：「相公鈞旨，要盆吊柴進，且未可行事。他身邊有的是銀子，待我再去哄些出來，與你們用度。直待五鼓下手。」眾牢子盡皆歡喜。吉孚到牢裡，對柴進道：「大官人，你知喜信麼？」柴進道：「我在牢裡，知甚麼喜信？」吉孚道：「飲馬川貴相識已領兵到城下，攻打三日了。」柴進聽見，喜動顏色，便問道：「勝負若何？」吉孚道：「州裡相公倒有主意，只是高壘深溝的緊守，並不出戰。」柴進道：「若是這等，攻打也無益。」吉孚道：「還有一個喜信，不好說得。」柴進道：「有甚麼解救，急問：『怎麼不好說得？』」吉孚道：「方才領相公鈞旨，道前年在高唐州留你性命，不早下手，致被梁山泊攻破，殺哥哥全家。今夜吩咐牢子，把你盆吊死了，拋屍城外，飲馬川兵馬自然退去。」柴進聽了，嚇得魂飛魄散，一字也說不出，淚如泉湧。吉孚道：「哭也無益。你身邊有銀子拿出來，我與你調度。」柴進道：「還有一百多兩，盡數送你。我死之後，煩你保全我的家眷罷，我在九泉也得瞑目。」吉孚道：「奉旨搜括金銀，若隱藏不納，全家處斬，哪裡保全得來！若是我有了銀子，也保全不得自己。」柴進道：「不消說了，只累你買口棺木盛殮我罷。」就取出大包銀子遞過，吉孚道：「這不難。」接了銀子，竟出監門，到使臣房裡，那些小牢子還坐著等。吉孚把二十兩分給眾人，又將二兩置辦三牲福物：「祭了青面聖者，吃了敬福酒，然後動手。」眾牢子得了銀子，俱喜攢攢去分了。

到三更時分，將牲醴香紙祭賽青面聖者。吉孚喚柴進道：「你也來拜拜，要聖者引出，免得魂沉獄底。」柴進道：「死在頃刻，拜之何益！」只不動身，眼睜睜看吉孚同眾牢子盡意的吃。吉孚拿一分福物，一壺酒，對柴進道：「你也受用些，做個飽鬼。不是我不救，奈上命差遣，概不由己。你叫我買棺木盛殮，明日把屍首拋出城外，貴相識不忍，自然好結果你的，不必掛心。」柴進見吉孚這等說，冤苦填塞，如萬箭攢心，哪裡吃得下，連哭也哭不出了，如死人一般，呆呆等著。吉孚側耳聽樵樓已打四鼓，提鈴喝號，巡視獄官已過，對小牢子道：「此時好下手！」喝道：「剝下衣服，扁紮起來！」眾牢子七手八腳，拿麻繩的，取套索的，正要套上脖項，吉孚道：「且慢，晚上又領相公鈞旨，道臨時用刑可再到衙內，還有甚麼言語吩咐。你們且看守在這裡，不可睡著，我去稟復一聲就來。」提燈籠出監門而去。柴進此時倒無別念，惟打點嘗這上路滋味。

不一時，吉孚叫開獄門。柴進聽得，魂已經輕飛舉半空。只見吉孚手內執著一根火簽，急急走來說道：「這相公好不鶻突眼！又要帶柴進到內衙去，另有發落。你們且伺候著，恐怕也要叫進內衙。把獄門鎖好，還有許多重犯，恐怕走失。」即將柴進綁縛解開，穿上衣服，提了燈籠，牽了柴進，竟出獄門，往一小巷偏走。到府門口，叫守門的開了門，說道：「奉相公鈞旨，押這犯人到一處安放。」守門人役見是兩院節級，囚犯是他執掌，不去詰問。出了府門，從大街上走，將來一小巷，見火把照耀得通紅，一二十個兵丁，都是營中出來巡哨的。馬上騎著一個將官，吉孚看時，卻見孫統制城上巡察過來。孫統制喝道：「甚麼人？此時還夜行！拿下鎖了，帶進營去。」吉孚不慌不忙，跪下稟道：「小的是本州兩院節級吉孚，奉太爺火簽，捕得一名奸細，押到死囚牢裡去。現有火簽在此。」孫統制見有火簽，又是節級，吩咐道：「去罷。」吉孚和柴進反慢慢的走。見孫統制去得遠了，方急進小巷。

又轉過兩個彎，到一人家門首，輕輕把門彈了一聲，就有人開門出來。放吉孚、柴進走進，重把門拴好了。引到後半間屋裡，點著燈火，吉孚把柴進項上青索子解下，說道：「大官人，此時恭喜了！」柴進不知所以，不好回答。吉孚道：「我敬你是個好漢子，用計來救你。恐怕小牢子作梗，故把銀子穩住他們，領你到這個所在。這個人是鄆城縣裡出身，叫做唐牛兒，向托著盤賣糟薑過活的，常常得宋公明周濟。宋公明殺了閻婆惜，虔婆騙到縣前買棺木，扭住叫喊起來，唐牛兒向前解救，宋公明便走脫了。他頂替罪名，刺配到滄州，罪是滿了，沒有盤費，回去不得。我見他有義氣，常看顧他做些小營運。我要救你，無處安頓，想到這裡，先與他說知等候。」柴進聽了，如死去還魂的一般，撲地便拜道：「再生之德，實難補報！」吉孚扶起道：「還有商量。我也出身不得了，幸無妻小，沒有牽掛。你的家眷還在監裡，怎的救解？你寫起封書來把唐牛兒擲到城下，叫他退兵。少不得開門放樵彩，使勇士扮做百姓雜進城內，復引兵攻打，有了內應，方可破得。」柴進大喜道：「我的恩哥，你怎不先通知一聲，免得這般嚇破肝膽！」吉孚道：「若先說了，你心上不慌，就做出這般悲苦臉來。那些牢子久慣成精，看出破綻，豈不誤了大事！我所以無半個字的口鬆，扁紮起來，到萬分危急，方好脫身。大街幸遇孫統制，還好掩飾，若州官自來巡察，我兩個性命休矣！」唐牛兒燙出一大壺熱酒，一隻熟雞，柴進道：「監裡教我吃酒，如何咽得下！這回要吃了。」吃罷，手顫顫的修了封書付與唐牛兒，辛苦了一夜，且在炕上暫息不題。

且說高源天明就坐早行，喚吉孚將柴進屍首呈驗。小牢子稟道：「昨夜三更扁紮了，正要動手，吉孚稱相公還要帶進內衙回話，帶出監門去了。」高源大怒，喚守門人役，喝道：「為何放了柴進出去？」門役稟道：「三更時分，見吉孚手持火簽，說相公叫帶這犯人到一處去。小的見囚犯是他掌管，又有火簽，故此放出了門。」高源道：「眼見得這廝買放了。現今城門閉著，怕他飛上天去！」把牢子、門役各加重責，喚該司速傳曉諭各坊鋪小甲，沿門搜捕，若擒得者，官給賞錢一千貫；窩匿者，按軍法斬首。霎時間，滿城傳遍，沸騰起來。沿門逐戶，庵觀寺院，三瓦兩舍，廢廢東廁，翻轉地皮。搜檢已遍，哪裡有些影響？

再說唐牛兒上城守垛，乘旁人眼空，把石塊包了這封書拋下，親看見一個好漢撿去。輪次回家吃飯，大開了門，盛一碗小米粥堆一箸鹽菜在上面，餓著門欄上吃，對著鄰舍道：「連日閉了城門，出去營運不得，身邊一文錢也沒有，剩得這些小米胡亂熬碗粥吃。再過兩日，就要餓死了。若拿得柴進時，領一千貫賞錢，盡勾發跡哩。」巷口鄰舍道：「唐大官，你上城時，該坊小甲到這巷裡搜尋，見你鎖著門，我們取笑道：『敢是反鎖在這屋裡？』小甲也笑道：『這丟小房子藏隱不得，諒他也沒有這膽！』」唐牛兒道：「列位不放心，請進來看看，省得日後敗露出來，連累各家。」一個道：「我是說笑話，你便認起真來。」一個道：「便進去看看，真道瞧了他嫂子！」真勾探頭一望，後半間黑洞洞，一個破炕上面有幾件破衣服，堆著亂柴草，笑道：「炕上窩藏的是『柴』，不是『進』。我家裡柴毛也沒有！我的大嫂老大怨恨。真是再關兩日，板凳兒就要晦氣了。你一身一口，倒有得堆著哩！」正說間，聽得巷口人說道：「賊兵都退了，好了！」正是：烽煙暫息人安枕，金鼓重鳴血滿城。不知畢竟如何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極奇、極險、極快文字，如弛快馬，峻坂收韁，如張飽帆，江心回舵。讀者至更無可轉身處，幾幾乎有死之心，無生之氣。何況身履其地者！宋遺民自評：通篇精神，周匝章是，不減前傳，真叫苦自知之言。）